



鴿子、鐘聲對《鐘聲》的啓示

版畫專業四年級 田軍

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觸動了我：過去我們住的那個院子，在小街裏邊，還算僻靜，地勢較高，時常有些鴿子飛來，棲息在屋頂上。那年回去住在家裏，陽光被窗戶裁成方格照到床前，陣陣哨聲把我吵醒了，從床頭望去，不時發現有片片鴿羣從窗外掠過……。

藝術的聯想好像一下打開了思路。這時我又將聽到的鐘聲和這個場面聯想在一起。鐘聲把我和作品緊緊地鎖在一起了。隨之，畫面的構成逐漸明朗化了。這便是

《鐘聲》這幅畫的成因和由來。

人們問：這半開的，反映着碧天的窗戶是象徵心靈？或是世界？是指生活或是意念中某個特殊的人，或是暗示社會？是面對過去、現在，或是未來？我所能回答的是：讓觀者用各自的生活閱歷、修養、觀念去想，去豐富內容，進行再創造吧。人們能夠去想，不管能否喜愛和享受，我的願望都算滿足了。因為我明白，人們對美的感受自然存在着差異性和多樣性。

這樣不太確定是不是抽象了點呢？

是不是有背離生活之嫌呢？不，它可是來自實實在在的生活。生活現象本身就賦予了豐富的寓意。這種寄寓性是人們複雜的生活歷史的升華，是諸多觀念的積澱。不然的話，那些多種含意的紅色和黑色，旋轉木馬和最後一片葉子，方舟和象牙之塔，還有鴿子，橄欖枝，松柏，紅豆，紅玫瑰，梅花，原子團圖形，這些含意又作何解釋？

《織》對民間年畫的借鑒

師範系三年級 侯榮

表現形式是藝術家必不可少的藝術語言，每個畫家的表現方法又具有各自的風格，為此我不得不去挖掘自己的語言。我的家在綿竹，是我國四大大年畫產地之一。在未進校前，我就對這種民間年畫產生了興趣，而且還畫過年畫。綿竹年畫以其自身的特點聞名，其造型的質樸、線條的粗獷、色彩的鮮麗。這些對我來說受益非淺，特別是近來藝術界提到的關於藝術的民族化問題，我本人認為：作為搞藝術的人沒有理由不學習民族的東西。雖然油畫的

故鄉在歐洲，在形式和技法上都很值得我們學習，但並不是不要繼承本民族好的東西。在這次創作以前我也試着畫過一幅油畫，完全用畫年畫的手法，結果並不能使人滿意，而是產生一種不倫不類的感覺。這是在這次創作中所必須突破的。既要保持油畫材料本身的特點，又要把民族的東西很自然地融匯進去，而又不覺得牽強。《織》這幅畫中我採用了厚薄相間的畫法，追求色彩的飽和，以便賦予繪畫性。用暖黃色的背景統一整個畫面，使局部單

純的色彩在整體中對此。強調畫面的平面感。為了表現好織藏蓬婦女的優美姿態和結實有力，有意加強了外輪廓線，使主體更加突出，把民間年畫的線溶入面的轉折，進一步力求畫面完整。

就這些初淺的嘗試是很不成熟的，或者說是幼稚的，在我們民族藝術的寶庫中，還有更多、更好的東西有待於我們去繼承、探索、發展。